

云南文史书系

国学与传统

王运生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

国学与传统

王运生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学与传统 / 王运生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14.10

(云南文史书系)

ISBN 978 - 7 - 108 - 05123 - 3

I. ①国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国学—研究
IV. ①Z1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68326 号

选题策划 朱利国 曹永平

责任编辑 王海燕

装帧设计 薛宇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宋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375

字 数 112 千字

定 价 64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目录

国学与传统	1
说士	15
陶苏分论	39
陶苏合论	83
古人著书的几种模式	155
读古书与现代精神	169
美的探索	187
谈诗体的改革	211
谈读书	217
读书随笔两则	223

国学与传统

过去那个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，打倒封、资、修成了甚嚣尘上的口号。凡是我国历史上固有的精神文化产物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全部视为封建主义的货色，都在“扫荡”之列。虽然也有批判继承的最高指示，并确切地指出“批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”。但不知人们是顾不上精挑细选，还是心存畏惧，既然精华与糟粕并存，便宁可不吃，以免中毒。经过二三十年的折腾，一味只讲马列，这才发现马列还得跟中国特色结合起来。国家民族的固有文化，是全民族的凝聚力，是全民族新文化的母体，新兴文化没有这个母体的孳育，也是无从发展繁荣的。那种割断历史，抛弃传统的做法，等于是自毁长城，自陷危乱。一些有识之士也慢慢地认同了过分高涨的物欲、过分淡薄的亲情、过分

疏远的人际关系，甚至将过去视为讥嘲的用语：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”也拣来当处世的格言。针对这种令人伤心的现实，有人认为重视国学、重理传统，或许能起到一点治弊救偏的作用。于是牙牙学语的儿童读起《三字经》、《论语》来了；专家学者也以研讨国学、发扬传统为摩登话题，国内外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孔子学院。这说明时代的风气确实变了，人民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。这自然是否极泰来的好现象，我们应该拍手欢迎。

但是，旅进旅退的一窝蜂现象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过去说坏，便以为两三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都是糟粕、垃圾，现在说好，便以为凡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好的，而且越老越好。这样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，这样的做法不是科学的方法。乱行一气，未必会有好结果。为此，我想谈谈国学与传统的关系，国学与传统的界划，两者之间相生相容相促的关系。

先说什么是国学？我有一个很简单易行的识别法，凡是土生土长的名目，其学科必定属于国学；凡是翻译引进的名目，其学科必定不在国学之列。譬如声、光、化、

电、动物、植物、地质、地貌、三角、代数、几何，哲学、逻辑——如此等等，一望而知，都是西学东渐之后，从西方引进来的东西。我不是说我国素来没有哲学、逻辑，我们的哲学最早叫“易”，后来叫“子”，再后来则叫“理学”、“心学”，这就是中国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。中国很早也有逻辑思想的萌芽，早先叫“名学”，公孙龙子、墨子都曾做出过许多贡献。只不过他们老在“正名”，审核“名实”的概念里兜圈子，没向演绎、归纳的推理、判断阶段迈进一步。我国古代的科学虽有发端，却因重文轻技的缘故未能长足发展，这是事实。不过，作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学科——数学，我国很早也就有“勾股弦”的理论认识、“勾股割衰术”和“圆周率”（精确到小数点后十余位）开方等记载。我在这里说这些话，意在表明，属于我国固有的学术门类都有自己独特的名称，执此以求，哪些是国学，哪些不是，真可一目了然。

再说，国学不就是自古积累、流传下来的书本文化么？我国最早的目录学，约在汉代，将全部书籍划分、归纳为甲乙丙丁四部，便一直沿袭至今。后来，名目进

一步明确了：甲部之书称经，以儒家经典为正宗，什么佛经、道藏都不能拦入。尽管老、庄、列三书，在唐代也曾被尊为经，后代编四库全书的人仍然不买账。乙部之书称史（含地理、河渠）。丙部之书称子，专收思想家的著作。唐王朝敕封的三部道家经典也屈居其中。丁部之书就是文人、诗人的诗文集。尽管许多文人曾经从政，写过不少议论政治的大块文章，其中也有不少含有进步思想的作品，但只把他们当作文人墨客看。这就是我国国学两千来年的大致情况。

四部之书，浩如烟海，谁都只是在沧海里取一瓢饮，各取所需，各取所好而已。这就要求治国学者不能蔽于一隅，不能以己之所偏代替全部，更不能以己之所爱抹煞其所不知、所不见。这样做的后果，轻者会影响他的研究成果能否成立，重者会像佛头泼粪，把国学的面目抹黑。因此，我认为研究国学，不能采取吊儿郎当的戏说态度，别解但不能变成曲解。根据时代的发展，根据历来研究的积累，对某些古典著作的精神实质作深入的探讨，因而得出新的观点和评价，这正是学术发展的必然。不过，有两条原则必须恪守，一是尊重原作，不能

厚诬古人；二是尊重读者，不能误导后人。说去说来，做学问不是闹着玩儿的，要持一个敬慎态度才行。

国学的范围已明，对国学的的作用还得再说几句。因为国学都是历史遗留的老古董，有的在历史上起过促进的作用，有的却只起促退作用，我们绝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，精华与糟粕不分。那些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思想与学说，必然受到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消化与吸收，作育成新的更为先进的思想与学说，如戴震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就是最充分地发扬了孟子思想的一部哲学著作；杨树达的《论语疏证》就是引经据史最全面地解说孔子思想的一部学术著作。这些书并不因人不知而受损，只要遇到真正的读者，它的光芒便会穿透历史的烟尘闪现出来；而有的书却早已被遗忘、被弃置，虽然丛书目录里仍然保有它们的令名，但人们的头脑里已没有它们残存的余地。这说明国学虽然是一种书本文化，并不是一旦形成书本便能永存，有的名存实亡，有的虽遭埋没，却永远不会消失。在国学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，有的会孳育蕃息，有的会死亡殒灭，这就是历史的必然选择。

这个似乎看不见摸不着的选择标准，其实都存之于

心。无论专门的学者抑或一般的读者，总有一种追求进步、接受有益思想的愿望，这就是促进国学发展进步的动力。反之，那种开历史倒车，拖住历史进步的东西，即使闯入国学之门，终究会被人们唾弃。

从国学发展的这个潜规则，我们似乎已经隐隐地看到国学与传统的某些相互关系。如前所说，国学呈现为书本文化，而传统则往往体现为意识形态、观念形态的东西。前者可视而见，历历在目；后者只可察而识，不一定很具体。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，传统作风，其实是来自于古代的某些经典著作，一代教一代，代代相传，以致形成整个民族、整个社会的共识，全民共同遵行，成了不可移易的道德风尚。如亲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交朋友讲忠恕，为人谋讲诚信。做买卖讲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，如此等等。试想，当这些好传统未遭破坏之时，我们的社会不是比现在和谐得多嘛！这就可见，国学的某些精微之义，是形成传统的元素，国学是传统的精神支柱。尽管国学与传统有如此密切的相生相成关系，但也应看到，有些国学里的糟粕却是永远也进不了传统的，譬如“夏传子，家天下”，他破坏了尧的禅让制度，

违反了“选贤与能”的原则，尽管周天子捡过来一用两千多年，历经多少朝代，最终还是被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推翻了。蒋介石搞独裁统治，不是又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了。周武王伐纣的时候，有人批评他“弑君”、“罔上”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闻诛独夫纣，未闻其他。”像这些敢与封建制度挑战的思想，便是国学的精华，终于进入了民族的传统。中国有民本思想的传统，老早就有“民为邦本”的定论，孟夫子的“民为贵，君为轻，社稷次之”的分说，成为民本思想的滥觞，很受欢迎；而孔夫子提倡的“君臣、父子、夫妻”的严格等级观念就很吃不开。通过这些实例可以说明，从国学思想进入民族传统的东西，是经过历史上无数人或流血牺牲的方式，或用学术争论的方式选择出来的，它之所以能起到凝聚人民、指引人民的作用，不就因为它具有先进性吗？如果端的是历史垃圾，人民早将它排除国学以外，更不会让它进入传统了。

国学既然是书面的东西，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儒生（古代的知识分子）和现代的学者专家所拥有。它怎样变成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信守、共同维护的传统呢？这当

然得感激古代的那些儒生和当代的学者专家们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大力宣传，让不识之无的人民大众接受了国学里的某些奥义，形成代代相承的行为准则，甚至形成整个民族的共同传统；可是千万别忘记，人民的选择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。譬如，宋代理学家将孔夫子的“君臣、父子、夫妻”的等级观念，变本加厉地发展到“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”的程度，甚至断言“君教臣死，不得不死，父教子亡，不得不亡”。这样的邪说，尽管假封建势力的权威搅浑了一段历史，曾几何时，民主之风一吹，满天的乌云都不见了。

通过这许多实例，足可说明某些国学思想进入民族传统的因缘和过程了。接下来要说的是传统的内涵要比国学的内涵大得多，也丰富得多。

国学的载体是书本，它却体现为精神文明；传统的表现是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，它却同时拥有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两方面的东西。这正是两者大不相同之处。

我谈文化传统，一直强调的是国学，特别是以儒学为主流的部分。当然，我们也不应该忽略，中国的本土文化除了儒家还有道家，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外

来文化相生相容。自汉末输入中国的佛教，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思想影响，明代传来的耶稣教，还成了清末洪秀全起义的思想旗帜，这都是事实。如果认为，中国文化便是儒、道、释三位一体的融合，不分主流与支裔，这也是不切实际的。

我认为既要看到它们的存在，也要同时看到它们与儒家文化的竞逐、搏击，到底谁占上风，谁是主流？以道教说，它虽然敬奉老子为祖师爷，以老庄学说为经典，但愈到后来愈不知所归，它的教义，已远远地背离了老庄思想，简直是另起炉灶了。道教没能成为一个拥有众多信徒的教派，恐怕跟它的教义不明有关。作为道家思想的宣传者与鼓吹者，老庄列之后，继起者就只是《淮南子》和《抱朴子》，后代虽然还有别的著作，也以这两种为戛戛独造了。无论从数量、质量以及对人民思想的影响上来看，都不能与儒家思想相提并论了。再说佛教，它自传入中国之后，确实获得许多善男信女的青睐，在中国的某些历史阶段确实显得很风光，不仅有百姓皈依佛门，还有皇帝带头信教（汉、唐、明、清都不乏其人）。佛教最盛行的时候是南朝的齐、梁时代，梁武帝三天两

头闹着要出家当和尚，害得大臣们跪着求他以国家大局为重，这才挽回了他的俗世心。他就是这样不断地折腾，皇帝不好好做，天天只想舍身同泰寺，还耽误了儿子登基，没多久就把梁代给闹完蛋了。我以为杜牧的那两句诗：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虽有赞颂南朝佛教兴盛之意，也未尝不包含着些微贬义，“楼台烟雨”之说，难道真是写景，不带点象征意味？至于韩愈的《论佛骨表》，更是响当当的一篇辟佛妙文，千古传颂。韩愈当时说话不投机，不知迎合上意，触怒了唐宪宗（李纯），一怒之下，他就被贬到远离京都的潮州来了。唐宪宗事后想想“韩愈大是爱我”，打算重新起用他。虽是空话一句，至少可以说明，只要头脑不十分糊涂，对韩愈所讲那些佞佛、迷信的害处应是可取的。这只是一个破除宗教迷信的典型，但它让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像这样敢于说真话，敢于揭破虚假的神佛观念的，可谓代有其人。从孔夫子算起，他就是第一个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的人，汉代的王充更是个唯物主义者，对祥瑞、祸祟、灾眚、妖鬼、卜筮等空虚不实的邪说，一一加以驳斥。就在前述梁武帝（萧衍）那样热衷于佛的

时代，范缜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著《神灭论》，以形存则神存，形亡则神亡的观点，攻击佛教的“因果轮回”说。我从这不绝如缕的儒家不信邪的精神中，看到真正的民族传统。中国传统虽不排斥外来文化的融入，却坚决拒绝无根之谈。在评论佛教输入中国这件历史事实上，既要看到它曾经俘虏了众多的善男信女，也要看到它并未征服广大知识分子的良知。既要看到少数知识分子研究佛学的事实，也要看到他们之所以遁入空门的具体原因。凭借着这样的一些现象，我们就能说佛教文化已经融入中国传统了吗？我认为要拿出证据来。我所说的证据，不是那种独立于国学之外的佛教经典的翻译之类，它与我国的国学如水、沙之互相分离，各成一体；而应该是在某些国学名著之中，吸纳并融汇了佛教思想内容，形成血肉一体的关系，又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，这样的东西才能算是进入民族传统之列了。据我看来，这样的东西根本没有。它之不能被称为儒、道、佛结合的传统，犹如我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崇奉伊斯兰教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、天主教，我们并不因此就说，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已

成为我国传统的组成部分。

这个很简单的事实说明，传统的形成是要经过历史的选择、检定和承认的，不是谁说了算数。如果同意这个定则，也就同时说明，传统的形成并非易事，要否定它也并非易事。这就是时隔多年之后，当年被否定得不值一文的东西，现代人又纷纷地把它捡回来，效学起来，这只能说明：传统是深入人心的东西，不是轻易吹弹得破的。

传统的内涵非常广泛，天人之际，人我之间，个人的立身处事，行为规范，集体的相互关系，予取予得，以至于食衣住行的种种内容，虽无明文规定，却都存之于心，人人见而可识、可议，这正是传统的规范性在默默之中起着作用的缘故。

因之，传统的定义，似可视为数千百年来在以儒学为主流的国学思想的影响下，自然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想观念或生活模式。虽然，我无能将中国传统的全部内涵加以指实，但，举例说明，却是做得到的。

譬如，“尊天事鬼”是孔子的一句老话，一句至理名言，从孔子说过至今，哪个中国人不都是照样行事？

为什么要“尊天”呢？照儒家的观点看来，天无不覆，地无不载；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。天地的胸怀博大而又无私，是我们做人的光辉榜样。再说，天的启示还很多：“天行健”——老天每天不停地运转，它启发我们也要自强不息。“天地不言，四时成焉，风雨兴焉，万物作焉。”——天地是只干活，不吹嘘的老实本性。它一句话也不说，春夏秋冬自然形成，该刮风就刮风，该下雨就下雨，万物也就因此得到孳育成长。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榜样面前，我们不是也应该“乾乾惕惕”，慎重行事么！我们中国人勤劳、朴实的美德，不就跟“尊天”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么！至于“事鬼”一词，我可得先替孔夫子正名，辨明它的真义。我以为孔子所说的“鬼”，不是那种面目可怖，专门给人捣乱的小鬼头。上世纪我国还专门编辑出版过一本《不怕鬼的故事》，就是为着破除那种小鬼头的迷信。这儿说的“事鬼”跟那种小鬼头毫不相干。我们不妨想一想，孔子有言在先，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他对这些荒唐事，绝口不提，连“神”这玩意儿都不信，他怎么倒提倡“事鬼”了呢？经过长时间的思考，我领会他说的“鬼”原来是“死人”